



老实的考验

短篇小说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龙 华

老实的考验

(短篇小说集)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潜江县印刷厂印刷

87×1092毫米32开本 4.76印张 1插图 99,000字

1979年2月第1版 197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统一书号：10106·805 定价：0.31元

内 容 提 要

輯在这个集子里的十三篇短篇小说，大部分取材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条战线出现的新的斗争生活。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歌颂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取得的伟大胜利，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描写了革命纯洁的爱情。作品题材广泛，主题鲜明，风格多样，有一定的生活气息。

目 录

老实的考验	阎俊杰 (1)
钉子歌	阎俊杰 (12)
一个党委书记的照相簿	李德复 (29)
回队	徐银斋 (45)
对手之间	胡树国 (52)
竹园哨兵	周 浪 (68)
张小慧回来了	胡金汉 (85)
小霞和虎子	胡庆魁 (94)
责任	肖湘君 (101)
赴大庆之前	谢大立 (110)
春嫂	王友生 (123)
无职干部	刘柏杨 (130)
方向盘	刘亚波 (144)

老实的考验

阎俊杰

有时候，一个人的喜悦，是伴随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而来的。今天，岭南大队年轻的党支部书记桂来顺，就处在这样的情绪中。他的尚未谈定的对象程玉香（目前还只能这样称呼她），来岭南住了三个多月，明天就要走了，她约他今晚在界水河边的树林中相会。来顺想，是成？是吹？今晚可是关键时刻！一整天，他和平日一样紧张的工作和劳动，而且把事情办得更好更周到，以便创造个不受干扰的晚上，好好跟玉香谈谈。他尽力使自己的心情平静，可是不行，一想到这次约会，心里就怦怦地跳起来，因为他爱上的不是个普通姑娘，程玉香不仅是外省人，而且还跟他一样，也是个大队党支部书记。

景色秀丽的界牌岭，象一道巨大的隔墙，座落在鄂豫两省之间，岭前的一马平川，就是岭南大队，岭后的连绵群山，是岭北大队，两队一岭相隔，却归两个省管。由于山连边地连界，虽是异省，两个队的人们关系却很亲密，有的一家几弟兄分住在两个大队，两队间有亲戚家门关系的人就更多了。程玉香是岭北人，她外婆家就在岭南和桂来顺同一个湾子。因为岭北山区居住分散，早些年上学很不方便，程玉香的学生生活是在岭南度过的，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毕业，她和桂

来顺一直是同班同学，两人很合得来，随着年龄增长，少年时期的情趣相投就变成了爱情关系。桂来顺长得相貌出众，浓黑的长眉，闪亮的大眼，垂直的鼻梁，上唇稍长的嘴巴，周周正正的摆在一张丰满清秀的脸盘上，身材修长匀称，加上那永远晒不黑的细白红润肤色，构成了一副十分逗人喜爱的俊小伙形象。程玉香是个容貌相当平常的姑娘，模样虽是端庄大方，却缺少姑娘们特有的秀气，黑红的脸膛，高大壮实的身材，要是戴顶大草帽盖住她那两条不长不短的粗辫子，从背后看，会把她当成个强壮汉子。这一对相爱着的青年，单看长相，谁都会认定程玉香在热烈地追着桂来顺，而桂来顺还可能很不情愿哩。事实却正相反，从他俩心里闪出第一朵爱情的火花起，桂来顺就是程玉香的热烈追求者。他感到她身上有一种既叫人爱慕又叫人敬重的气魄，她说话准确，耐听，做事干脆利索，大小事都能办得受人称赞，她待人既亲热诚恳又不徇私情……这些优点形成了一股魅力，紧紧地扣住了桂来顺的心。小伙子担心着会不会“好事多磨”，害怕程玉香变卦，后来，他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觉着自己的进步会稳住程玉香，心里才踏实些了。不料两年后程玉香也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岭北的农业生产中，显示了她非凡的领导才能，桂来顺心里又重新不安起来。按年龄他俩已到结婚的时候了，可是程玉香总是不推不定，老是说只了解他的过去，不清楚他的现在，还要了解了解。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岭南岭北虽然连界，因为不同省，工作不在一起，程玉香确实不清楚桂来顺现在的情况，如今他还象以前那样真诚实在吗？他是真正爱自己吗？她想弄清楚这些，

就是没有机会。今年春上，在炸山开渠时，为排除哑炮，程玉香受了伤，中度脑震荡，经过医治，还没复原她就开始了工作。繁忙的工作拖得她身体越来越坏，后来到了卧床不起的程度，公社党委决定要她离职治病，她来到岭南外婆家住下，这才有机会进一步了解桂来顺。三个多月过去了，程玉香的身体复了原，临走前，她主动约来顺谈谈。

秋天的晚上，清凉宜人，万里碧空上挂着圆镜似的明月，给大地镀上一层美丽的银色，界水河如同一条缀满宝珠的缎带，金光粼粼，河岸边果实累累的木梓林，洒了一地花影。河水淙淙象喃喃歌唱，秋声唧唧似细声奏乐，更衬出四周一片寂静。大自然好象有意安排一个这样美好的夜晚，好让一对恋人相会，来倾吐他们心中的甜蜜。来顺把一切都办妥当后，出村顺着河边快步朝东走去。此刻，他心中的忐忑不安已经悄悄退去，充满希望的喜悦占了上风，这几个月，他的工作做得比较顺手，还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对程玉香也体贴入微，她还能挑剔啥呢？想到此，又是一阵兴奋的心跳，他更加快了脚步。来到山嘴的河湾处，从石磴上轻捷地走过河，上岸一看，程玉香已经在一棵大木梓树下的青石上坐着了。他在对面一块大石上坐下，笑着轻轻地说：“你早来啦。”

“你来的也不晚呀。”程玉香大大方方地说。

说过见面话后，就是一阵沉默。两人都是大队的领导干部，在这种场合的羞涩和忸怩毕竟少得多，过了一会儿，程玉香先开口说：“我在岭南当了几个月社员，想问你几件事，行吧？”

“看你说的，哪有不行的道理咧。”桂来顺的口气很亲切。

程玉香说：“你是不是心里并不真正喜欢我，而是觉着咱俩从上学读书到现在一直接近，不好意思变卦，在委屈求全吧？”

来顺听出对方在用提问题的方式表态了，喜出望外地说：“玉香，我不晓得咋回答你好，要是能办到，我一定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

又是一阵沉默。

玉香突然问：“八月十三号，领导表扬了你，你对这事咋认识？”

桂来顺一愣，如丈二金刚，摸不住头脑了，他诧异地想，为啥来了个这样大的跳跃，猛然问起工作上的事来了，是啥用意呢？一时不知咋回答好，脑子里推磨似的转起圈来了。

八月上旬，岭南大队二季复晚的插秧任务还没完成，各小队都有尾巴，尾巴最大的是桂来顺所在的三队。十号晚上，负责领导岭南管理区工作的公社党委副书记裴执奉，给桂来顺打电话说，一定要按原来计划的双季稻面积，尽快完成二季晚稻插秧任务，要坚决，不能动摇，少插一分田都不行！第二天，桂来顺召集全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在三队开现场会。实际上是他通过自我批评，组织突击完成插秧任务的动员会。会后立即动手大干，缺秧的互相调剂，劳力不足的组织老人小孩下田，干了两天，到十二号，超额完成了任务。十三号，裴副书记在电话会上表扬了桂来顺的决心和干劲。现在玉香问他对这件事咋认识，他想，没完成任务，领导催促，完成了任务，领导鼓励，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还能咋认识哩？又想，既然问到这事，肯定是她认为其中有问题，问

题在哪儿哩？他没敢反问，心里继续琢磨着。

桂来顺扬头望天，咬住嘴唇，想呀想呀，精灵的小伙子，很快地想出了路数，对！她一定是在兜圈子，表面问工作，实际还是两人关系上的事，到底指的是啥呢？他顺着这条思路又想，心里猛然一震，哎呀！问题难道在这儿？

在插秧现场会上，桂来顺批评了三队的老队长邱十亮，因为他发牢骚。支部书记作了动员后，老汉气呼呼地大声吵起来：“我想不通！强调的是二季晚稻不插‘八一’秧，现在‘八一’都过了整十天啦，还非要叫插！插！一分田都不能少！明摆着生长期时间不够了，一亩田全收也多在百把两百斤谷，弄得不好连种都回不来，这不是在大睁两眼尿床！”正在鼓劲，老汉却出来泄气，桂来顺很恼火，他尽力平心静气地说：“老队长，你既然晓得插晚了影响增产，为啥不抢在‘八一’前把秧插完？”老队长更火了，气得嘴唇发抖，胡子直翘，大声说：“啊！来顺，照你说我们是在磨洋工，故意不按季节插完秧，是不是？未必你看不到，哪一年双抢大伙不是忙得连放屁的工夫都没有！前脚收后脚插，社员们白天插秧，头上晒，脚下烫，夜里扯秧，上边蚊子咬，底下蚂蝗叮，一些子人手磨破了，脚趾丫烂了，抢啊，赶哪，唉！忙得跟头流星的，就这，年年都不能按季节把二季复晚插完。还不明白，这正说明一个问题：现在，双季稻在咱们岭南还不适合大种，种的太多了，条件跟不上，费力花钱，早晚两季稻，没有一季中稻收的多，哎哎，这事实谁没看到哟？明知是不合算的事，非要去干，到底为啥哟！咋不讲点实际哩，唉？”邱十亮的话引起了干部和社员代表们的共鸣，大伙议论纷纷，表示赞同

老队长的看法。桂来顺连忙做工作，讲了很多双季稻的优点和意义，这场争论才算下地。老队长邱十亮，正是程玉香的亲舅舅，一定是他对那次批评有意见，告诉了玉香，引起她的反感，影响了两人的关系。想到这里，桂来顺诚心道歉说：“那次为突击插秧，我不该批评舅舅。”

“你说到这儿来了，那就摆摆这事吧。”程玉香平静地说，“你为啥不该批评他哩？”

果然是为这！桂来顺猜对了，只想笼统地道个歉，弥补下关系上的裂缝，程玉香又往下问，一时又答不上来了。为啥不该批评老队长呢？他低下头沉吟着。那天现场会后，为了保证两天完成插秧任务，他来到邱十亮家里，坐在老汉对面，和颜悦色地说：“老队长，你晓得我的底子，年轻，不知天高地厚，说话没个深浅，有错处你要多多批评帮助，不过，上级交的任务，咱们要坚决完成哟。其实，你的看法都不错，提的困难也是事实，这些我跟你并没矛盾，可是……”“来顺！”老汉抽出嘴里的旱烟袋，拦住支部书记的话头，说，“别的都不值得一提，口头言语上的事我老头啥时计较过？我对你的意见，就是你才说的，既知道不是错的，又当错的批评，这不是捏住鼻子哄眼睛！”桂来顺一心只想着保证两天完成插秧任务，当时并没把老队长的话听到心里，更没掂出分量，现在也没往这方面想。想来想去，还是落脚到跟玉香的关系上，他腼腆地笑着说：“三队没按季节插完秧，不能怪他老人家，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承担，再说，自己的舅舅嘛，有啥事不能好商好量哩，我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他，是很不应该的。”

程玉香见他老在两人关系上纠缠，所答非所问，便撇开

批评舅舅的事，照直说本意了：“我在这儿住了几个月，才知道你们队干部社员都对大面积种植双季稻有意见，大伙说，现时劳力、水肥都跟不上，这儿紧靠河南省，无霜期短，气温不适应，在这样的条件下，双季稻种的越多增产越少，年年都是双季稻没有一季中稻单产高，插得太迟的晚稻，连种子都回不来。那天你对我舅舅的意见，又批评又同意，说明你跟大伙的看法一致喽。”

“是的。”桂来顺点点头，“地多劳少，水肥不足，天冷的早，大种双季稻确实有困难，这我都清楚。”

“既然清楚，年年订种植计划，为啥双季稻面积只许扩大不许减少？年年结算增产账，双季稻并不增产，为啥还要使劲总结大种双季稻的经验？干部群众对这样做有意见，为啥又是批评又是哄？”程玉香心平气和地说到这里，稍为提高声音补了一句，“心里清清楚楚去这样做，真是稀奇。”

桂来顺有点委屈，摇摇头说：“唉！难哪！……玉香，你说这些，我也有想法呀。”

“问题就在这儿！”玉香眉头一皱，说：“打倒‘四人帮’后，上级一再指示要转变作风，还给咱们生产自主权，你既然有想法，为啥还照老样办，这是图的啥？”

“这……”桂来顺隐约地感到了她的意思很厉害，沉不住气了，连忙辩解，“发展双季稻，是一项有力的增产措施，除了为增产，我能图啥哩。”

“为增产？双季稻在岭南并不增产，还带来一大堆问题，说明这项措施在岭南不适用，还硬着头皮大种，这不是自欺欺人。”

末尾一句话，说得桂来顺头上沁出了渣渣汗，他无可奈何地双手一摊：“玉香，你也是负责做一个大队工作的干部，是能体谅我的，要说工作上有缺点错误，我诚恳接受，不过，我对领导对群众都是一老着实的，要说图个啥，我是问心无愧的！”

程玉香滚动着眼珠摆摆头。

桂来顺更急了，重复地表白：“我觉着自己对上对下都是老老实实的……”

“不见得吧，明明晓得不对，硬要说成是正确的，逼着干部哄着社员去干，费力花钱不增产，还总结经验推广，这算老老实实？叫我看这是很不老实！”

啊！桂来顺脑子里爆炸似的一轰，浑身大汗直冒，尽管他对她的分析一下还不能心悦诚服，也想不出反驳的理由。到这会儿，他才恍然大悟：开头问他是不是真心爱她，问他对八月十三号领导表扬咋认识，原来都是认为他是个“很不老实”的人，既然她是这种看法，两人的婚事还有啥希望哩，唉，完了！他尽力不让她看出自己的窘态，头上汗水直淌，也不敢抬手去擦，木然地坐在那里，不知所措了。

水亮的月光下，程玉香对来顺的神情看得一清二楚，她象在战场上追击败兵一样，毫不留情地朝前攻，话音仍然是平和的：“你明明白白不实事求是，这会给党的事业带来多大损失，值得好好想想。”

桂来顺不由自主地问：“那……我能不能改哩？”

程玉香瞪了他一眼，低下头抿嘴暗笑：“我咋知道。”

真没想到，今晚的约会竟是这样的结果，桂来顺沮丧极

了，心里冰冰凉，周围的一切都使他烦躁，月亮这样明，象是有意在出他的洋相，潺潺流水，吱吱虫鸣，象是在看他的笑话，眼前的程玉香，不再是可爱可敬的心上人，象是一把锋利的刀子，叫他望而生畏。唉唉，到底应了“好事多磨”这句话，怪谁呢？全怪自己啊！

.....

桂来顺回到家里，哪有一点睡意呢，木楚楚地坐在窗前，心里是一团乱麻，脑子里在翻江倒海。不晓得过了多久，月亮把树影推到东边老远了，小伙子心里也象经过一阵风雨之后那样清静了，他敏捷地点燃灯，摊纸拿笔，刷刷地写了一封信：

玉香同志：

明天你就要回岭北去了，很不巧，我明天一早得赶到公社去开秋播会，不能送送你，很对不起，请你原谅。

今天晚上，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在河边时，我还不完全心服，觉着自己老老实实工作，倒落个“很不老实”，真是委屈，回家后又仔细想想，你说的点点是实，我完全服了。过去，我就知道“不老实”这个概念指的是“有意要歪板眼，有意干坏事”，现在我把明明知道不对的事，硬要说成正确的，强迫干部社员去干，受了损失，还要总结经验，这不正是在有意要歪板眼，有意在干坏事吗！要是大家都这样捏住鼻子哄眼睛，自欺欺人，那要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多大的损失啊！这几年岭南大种双季稻，不仅不增产，还减产，就是证明。开始，我不承认

自己这样做有啥企图，细想起来，有！虽然不是明确的图个啥具体东西，但是笼统的愿望是有的，比方说得到领导的好印象，受到表扬，再深造还有内容，无非是私心杂念吧。总之，你象大夫给病人动了大手术一样，帮我治了大病。今后，在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上，你看我的行动吧！

咱俩的事，已经定局了，我知道你是不会愿意和我结成终生伴侣的，对此，我将永远遗憾！这不怨你，只怪我落后。如果你不反对，今后咱们还保持知心同志的关系吧，希望你还象过去一样，多多帮助我。

祝你工作胜利！

你的同志 桂来顺 九月三日

写好了信，桂来顺小声喊醒了弟弟来春，叫他就给玉香送去。聪明的小来春，听说是给未来的嫂嫂送信，歪头一笑，接过信跑出去了。弟弟走后，他才感到实在困了，灯也没熄，和衣躺在床上，一下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鸡叫声唤醒了，他一骨碌起身来，首先想到的就是程玉香读了信会是啥态度呢？两人的事还有没有挽回的希望？无意地往桌上一望，啊！他写的信原样放在那里，妥啦！信都退回来了，彻底死心吧！颤抖着手拿起信准备烧掉，忽然发现露出信封的信纸不是原来的，连忙抽出来展开看，是程玉香的回信，上面写着：

来顺：

读了小弟弟送来的信，我很高兴！你做工作积

极热情，再把思想作风搬正（特别是清除“四人帮”留下的恶劣影响），就更好了。党把革命重担交给咱们，是得老老实实挑才行。我觉着，革命工作，象一道大考题，时刻都在考验着咱们的思想作风是不是真正老实，而思想作风在正反两方面都有巨大的力量，拿岭南说吧，别的措施都撇开，单是干部作风转变了，就能增产成千上万斤的粮棉油！让我们共同下决心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吧，我希望也相信你能按你在信上说的去做。

咱俩的事，你错了！难道因为你有缺点错误，我就跟你决裂？如果你到岭北去了解一下，肯定会发现我也有很多缺点错误，甚至更严重，工作中出毛病并不奇怪，不断克服缺点错误，才能不断前进。现在我正式向你表态：咱俩的事定了，结婚时间由你安排。你说过，如果我不愿到岭南来，你就过岭北去，经过考虑，还是我到岭南来，因为队里工作需要你，同时你家只有老母亲和小弟弟，困难较大，我来给你当个助手吧。岭北公社、大队党组织都同意我的意见。我等你回话。

玉香 九月四日凌晨

读完信，桂来顺心里如开了鲜花千万朵，眼睛里也落雨了。他把这封信叠得方方正正，珍重地装进笔记本塑料皮的夹层里，然后收拾起开会要带的东西，筒进黄挂包，背在肩上，出门一望，启明星正在天际闪烁，东方已经现出银粉色，年轻的支部书记浑身劲流流的，迈开大步上路了。

钉子歌

阎俊杰

清晨，天边映出玫瑰红的时候，在通往丰来集的大路上，
响起了脆如银铃的歌声：

迎朝霞呀伴月亮，
后勤服务到前方，
送来银针和金线，
社员巧绣大寨装，
装点江山换容光。

.....

歌声响处，从霞光里走过来一个拉着售货板车的姑娘，她长得很秀气，俊俏的脸上，嵌了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闪放出爽朗而刚毅的光芒，单细匀称的身材，显得十分利亮精神。她是丰来公社供销社的营业员龙凤华，送货下乡才回来。她快步走着，眼望披着薄雾的群山，使劲呼吸甜丝丝的空气，心中十分惬意，清脆的歌声不觉流出了喉咙。这几天，凤华拉着售货车，走遍了各大队农田基本建设工地，社员们改造山河的火热战斗场面，猛虎般的干劲，激励得她心里点燃了一团火，立志当好支农后勤，为农业生产多做贡献。每到一处，除了售货，她还征求贫下中农的意见，调查商品需要，

打电话和在商店营业的赵小艳联系，叫她及时进货，特别嘱咐要多进铁钉，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需要钉子的地方太多了，松坡大队修渡槽，东营大队建泵站，红桥大队盖机房……总共六个大队，九个小队急需钉子，不组织大量进货，咋能满足需要哩。现在，一路走着，凤华心想，只要商品齐全，回去就点货装车，立刻再送下队去。她更加快了步伐，一溜小跑进了街。没料到，跨进商店，劈头泼来一盆冷水。

小艳告诉凤华，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肖贵通知，不准供销社再送货下乡，特别交代，才进的九十五公斤圆钉，一根都不准卖！理由是：县委书记骆振刚在丰来公社蹲点，培养唯生产力论的黑样板，搞右倾翻案，回潮复辟，商业上不能给姓骆的输血加氧，不能往走资派脸上贴金。

凤华听罢，满脸骤起愁云，一对细眉蹙成两个疙瘩，两眼喷出惊疑的火光，胸脯剧烈地起伏着，急切地问：“咱们供销社冯主任咋说？”

“冯如堂呀！”小艳垂垂眼皮撇撇嘴，“人家说‘公鸡能生蛋’，他忙说‘亲眼见’！他原原本本传达了肖大主任的‘指示’不算，还从梁效、池恒的文章里引经据典，说眼前又有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要咱们坚决照肖贵的‘指示’办，不能打折扣！哼！”

凤华又问：“不准商业支农，是肖贵个人的主意，还是公社党委的决定？”

“你看你，公社党委咋会作这号决定哩！这股气，还是从县里匡副主任那儿冒出来的！肖贵扒上了匡四喜，又入党，又当官，为了报恩，匡四喜放个屁，他也赶紧喊叫：‘战鼓